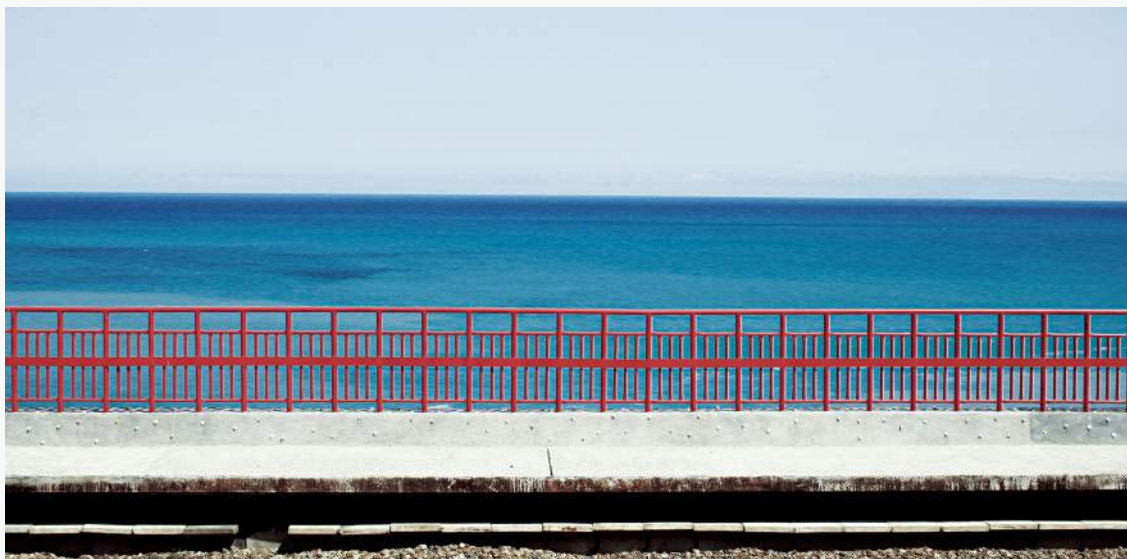


台東的山海漫遊

文、圖——吳俞萱

有了車子房子孩子，兔子卻想起了自己過去喜歡爬電線桿。他從朋友的肩上向上爬，爬向釘子做成的樓梯，他能一直爬，直到聽見電線唱歌。那些電線的歌聲是一首沒有動作、令人恐懼的呢喃。它總在誘惑他鬆手，放掉掌中堅硬的長釘去感覺掉落時背後的空間，感覺它抓住他的腳、騎上他的脊椎。他傾聽著電線歌唱，彷彿真的可以聽到人們在說話：說著成人世界裡的所有秘密。



這是美國作家約翰·厄普代克的小說《兔子，快跑》中，我特別喜歡的一段描寫。兔子，一個渴望出走的苦悶心靈，他知道青春無法重來，但他能重新找回自己。於是他上路了，進行一次現實的逃逸，保留自己靜靜覺醒的所有秘密。如果兔子來到台東，我會帶他到縱谷平野上的田間小路：池上的伯朗大道。那裡藍天掩映綠稻，沒有一根電線桿——當年，農民集體抗爭，拒絕在田地架設電線桿，電線因而埋入地下，保留了這片絕少人為線條的天然美景。如果兔子站在伯朗大道，他不必再回想從前的電線桿，而是望著一片自然的生命隨著四季起落：青綠幼小的秧苗、波浪起伏的稻浪、秋收成熟的金黃色稻穗、收割後焚燒出的焦黑荒地……，他心中的困頓便能在身體性的感受中倏然消散。或許，真正的自由不在某個地方，而是我們能從那個地方出發，重新追尋未知的可能性。

下午四點，我邀兔子坐在田邊，守候雲瀑從海岸山脈的另一頭湧流過來，緊緊貼住山的稜線，為它覆上一頂亮白的軟布帽。隨著風起，白帽子整頂鬆脫，漸漸向上飛旋而去。雲影山光的每一吋變化，都是神的降臨。此刻，我們去找阿婆婆，吃她手工捏製的米饅頭。她會一邊玩貓，一邊喃喃地說：「大自然就是我們的母親，給了我們最豐富也最簡單的一切。品嚐食物的原始味道，就是在品嚐陽光、品嚐大地。」如果兔子想在夕暮時分離開池上，我會帶他回到車站旁的「甘盛堂」，吃一碗養生的米麵條，拌上幾塊鮮嫩的牛肉和紅蘿蔔。



然後，他搭上一班慢車，前往關山。他將發覺整個小鎮的棋盤式街道，淡雅清恬，默默藏起了時間的渣滓，瀝出清新的生活感。襯著蓊鬱的中央山脈，新建的洋房錯雜了日式木屋。屋瓦橫斜，生出綠苔。家家戶戶蒔花弄草，風一來，那飄蕩的細枝綠葉，穿過鏽蝕的鐵花窗，輕顫著門邊紅色春聯上的娟秀墨字。兔子入迷地賞看每一棟老屋，多希望自己不再是個旅人，而是浸潤在這些色澤和韻味之中的居民，自然地跟屋瓦和綠樹常伴。他望著遠處，白霧繚繞山頭。而更遠處，另一座山頭還有生活繚繞。

如果，兔子願意隨著關山小鎮入睡，那他能搭隔天清晨的火車，繼續向南，隨著車窗外的大河溪谷醒來，一路蜿蜒去到四面

環山的山里小站，被靜僻怡然的小村風情深深打動。車站面向一線灰靄詭譎的刀削惡地，站前飄滿苦茶油香，幾個彎腰的農婦在黃土溝，播入一塊一塊的種薑。部落寥寥幾十戶的居民靠山吃飯，農耕維生。傳統平房鑲在街邊，阡陌水田圍繞守護。一座小巧古樸的白色教堂，遺世般守在部落最北方。小教堂頂著紅十字架，圍牆由卑南溪的鵝卵石砌成，優雅聖潔地矗立，前方還有一棵老松殷殷照看。這座山城秘境，人與自然彼此守護，就像鴻鴻的詩句：值得驚訝的不是飛機在天上飛，而是人的雙腳可以穩穩站在地上。

前不著村後不著店，任何生命卻能自足地在這裡落腳，盤結，度過一生。如果兔子

想要留下，我會說，再啟程吧，前方有蔚藍的海。兔子將經過台東、知本，面向大海，抵達金崙。徒步走訪這個充滿野性的濱海部落，沒有工整的建設，也沒有制式的美學，隨處都可以見到手工修繕的樸拙痕跡。不去刻意掩蓋生活的蕪雜與錯落，也不刻意填平路上和牆面凹陷與破敗。這正是台東沿海部落的獨特之處，難以收編、難以整合、難以馴化。當地原住民生活在天然的美景之中，即使坐擁一整座天空和一整片太平洋，但他們無需拉開自己跟景物的距離去欣賞天地，因為他們早已跟美同在，不待外求，於是能跟自然和諧共處，就像尋常的呼吸吐納。

兔子也許會想，待了一個角落，好好看海。那牠會來到一座紅色欄杆圍起的高架月

台，下方是南迴公路，路旁就是燦藍的太平洋。這裡是多良，被盛讚為「台灣最美麗的火車站」。兔子餓了，就點一份石板烤肉。他發覺自己在遼闊面前，自然地清空思緒和憂慮，讓陽光、海風、潮聲慢慢住進來，餵養自己。原來，旅行是為了找到一份更深刻的歸屬、更和諧地與自己共處的方式。當兔子知道能走多遠，這個世界就有多遼闊，牠已經找到了回家的路。

▲台東區間車小旅行建議路線：池上一關山—山里—台東—知本—金崙—多良